

話跟話底分家

耳耶

話跟文章，都是表達人底思想感情甚麼的的東西；文章，甚至於是寫出來的話。照理，除了文章，因為受繕寫，印刷等技術上的制約，必需比較經濟，謹嚴以外，以及文章可以容許獨有的方法如標點圖表甚麼的以外，話跟文章，應該是一致的，但是現在事實上，話跟文章是這樣地不同！不但中國，世界各國的話跟文章，也很不同！它倆爲甚麼分了家的呢？這一點，現在討論「文言文」跟「白話文」的問題的先生們並未提出。

我以爲是必需提出的。

話跟文章分家的問題，其實就是話跟話分家的問題，也就是人跟人分家的問題。在這裏沒有工夫來詳細研究人跟人分家的問題，那末，就從話跟話分家說起吧。人類社會，在最初，他們說的話，在某種程度的地域範圍以內，是一樣的。因

爲他們底生活習慣，他們底行爲，他們底觀念，沒有甚麼不同。但是在很久以前，人跟人就分了家。中國的聖賢，究竟是不凡的；譬如孟子，在幾千年以前，就把人類社會分成「勞心者」跟「勞力者」兩大類。這分法是對的。雖說現代的社會科學，有更準確的用語；但是有些人好像不很喜歡科學，那末，就用「勞心者羣」跟「勞力者羣」這不科學的話來代替吧。

所謂「勞心者羣」跟「勞力者羣」的分別，無非就是參加生產過程跟離開生產過程的分別。因爲有的參加生產過程，有的離開生產過程的兩者之間底生活習慣，就慢慢不同起來；不但行爲，就是觀念也慢慢不同起來：不消說，兩者之間底生活習慣行爲思想所需要的話，自然也跟着不同起來。時代底進化，就是說，生產工具跟生產關係底逐漸改變，兩方面的生活習慣行爲思想也以不同的發展路線逐漸改變；兩方面的話底不同程度，就逐漸增大。但這裏所說的不同，只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體。他們兩者，畢竟不是可以「老死不相往來」的兩個民族，他們必需交通彼此底

意見，總能維持彼此的關係。就只這一點，也就不允許分成全然不同的兩種話。這樣一來，這不能分成全然不同的兩種的話，爲了研究，我們倒可分成三種了。一種是共同的話，其餘兩種是兩方面各自的話。換句話說，就是：勞心者羣底話等於兩方面共同的話；自己獨有的話。自己獨有的話，就是這樣分了家，自然地。

還有一種是人工地分家。有兩個不同的「者羣」（恕我杜撰），就有不平等的事實，也就一定有不平等的觀念。換句話說，就是有尊卑貴賤的事實跟觀念。在這樣的社會，尊貴者羣，會鄙視卑賤者羣，是必然的鄙視他們底人，鄙視他們底行爲動作，決不會單獨不鄙視他們底話——他們所獨有的話，鄙視他們的話，就不說他們底話。即使非說不可的時候，也特爲找旁的話來代替。從前俄國的貴族，在他們自己底「者羣」之間，是不說俄國話而說法國話的。那原因就在於農奴們都說的俄國話。在華貴的「紗籠」裏面，如果有一個「麥歌」在一個「馬丹」

面前無意地說出了一句俄國話，那簡直是莫大的侮辱。像我們在一個小姐面前說出了兩性生殖器底最土俗的名子一樣。至於那些貴婦人們，除了在她們底奴僕面前，永遠沒有說一句俄國話的機會，這雖是極端的例子，却也是說明尊貴者羣怎樣鄙視卑賤者羣底話的最好的例子。舉一反三，我們就可知道話跟語是怎樣人工地分了家。

話跟文章底分家

耶

說明了話跟語底分家，再要說明話跟文章底分家，是很容易的。在分成兩個不同的「者羣」的社會，哪一個「者羣」，最願意維持現狀，因之也最需要「宣傳」，就是說：最需要寫文章，同時也最有工夫跟能力寫文章，最有機會發表文章呢？何消說，一定是勞心者羣，也就是尊貴者羣。自然，尊貴者羣跟卑賤者羣底界限，

並不是一座翻不過的山；出身卑賤的人，也常常「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卑賤者羣也不見得沒有人寫文章。不過，無論怎樣出身卑賤的人，只要他一開始「十年寒窗」，他就已經脫掉了卑賤者羣底特色——勞力，參加生產。生活上他已經不屬於卑賤者羣而屬於尊貴者羣了。何況他因為要「一舉成名」，必需先丟掉卑賤者羣底意識，抓住尊貴者羣底意識，纔有辦法。意識上，他又確乎是個尊貴者羣。當然，像現代因為產業底發達，人類知識底進步，卑賤者羣，也有人能夠寫文章，並且還保持着卑賤者羣底意識的事是有的；但在往古，例如完全的封建社會，卑賤者羣如果要寫文章，必需先變成尊貴者羣，「儒林外史」上有個裁縫做詩，雖說他沒有丟掉他底職業，但是他底意識，仍是尊貴者羣的。

這尊貴者羣寫文章的時候，究竟願意用哪一個「者羣」的話寫，能夠用哪一個「者羣」底話寫呢？卑賤者羣底話，他們是鄙視的，平常連說都不說，難道還願意用那種話寫文章麼？並且因為他們底生活習慣隔膜，他們對於卑賤者羣底話也隔膜

了；就是想用那種話寫，這隔膜也使他們不能運用。那末，剩下來的還有甚麼話呢？只有尊貴者羣底話！也只有這種話，他們願意用，能夠用。有人說，寫文章的人，從古就有很多用通俗話的，如適底「白話文學史」上就有不少的例子。豈不好像寫文章並不一定非用尊貴者羣底話不可麼？不過，我們要知道，卑賤者羣底話，如果有時被寫文章的人採用，那動機怕是好奇，態度常常是玩笑的，遊戲的，像「儂約」甚麼的就是。并且，那也不過偶一爲之，平常還是用尊貴者羣底話寫；同時，也只是個人底事，全體還是用尊貴者羣底話寫。

還有，表現某一個「者羣」底生活，意識，只有用那個「者羣」自己底話，才能恰到好處，才能體貼，刻畫到「入微」的程度；另外的話，一定會牛頭不對馬嘴。不但寫文章的人底表現問題，讀文章的人底理解問題，也很要緊。寫給某一個「者羣」讀的文章，當然要用那讀的人所屬的「者羣」底話；要是不，讀的人一定不會了解，就算了解也不會透澈。寫文章的人既然屬於尊貴者羣，他必需表現卑賤者

羣底生活，意識，以及特別寫給卑賤者羣讀的理由，是不容易找到的。自然，在一種新舊交替的時代，這樣的事實也可以有；但作爲通常的情形，尤其是初有文章的時候，文章一定是表現尊貴者羣底生活，意識，以及寫給尊貴者羣讀的。這場合，我們怎樣說，寫文章的人，會不用尊貴者羣底話呢？

但是文章雖是用尊貴者羣底話寫的，却並非只要是尊貴者羣底話，都有寫進文章資格。也不能照尊貴者羣底話底原樣一絲不改地寫進文章裏去，第一，在紙底出現以前，寫文章要用「竹」「帛」，那得多麼麻煩；同時，印刷術沒有發明的時候，文章要傳世，不能不靠人來鈔寫，又得多麼麻煩。加以這時候的文字，恐怕比話還要簡單，一定不夠用。那末，寫出來的文章，雖說是尊貴者羣底話也一定是簡之又簡，省之又省的話。第二尊貴者羣雖然又叫勞心者羣，其實許多人是連心也不勞的；有許多人雖然勞心，却不勞在寫文章上，因此，寫文章的事，在尊貴者羣中間，也並非人人會做：倒成爲一部份人底專門技能或職業。這樣一來，那些文章職

業家一定會盡力地研究怎樣把文章寫得簡短，怎樣在話中間採取最精采部份，怎樣使文章比原有的話，表現得還圓滿，還美麗。這樣，文章就一天天跟話隔得遠了。自然，由於工業技術底進步，紙底出現跟印刷術底發明，從前認為必要條件的省簡，慢慢變成不必要了；但是文章並沒有從職業家底手裏解放出來，依舊被他們把持操縱着。他們那舊有的習慣技巧，就妨害文章跟着話底發展前進。因此話跟文章，只要一天有兩個「者羣」底對立，一天有文章職業家存在，就永久沒有一致的趨勢。

雜談讀書作文和大眾語文學

葉聖陶

稷磨先生「文言的前途」一篇文章裏的話說得非常透切，他說：「在五四時代反對白話文和在今日提倡文言文的人是不相同的：前者決不容認白話，後者只要人能寫四書五經式的白話文，一定能够容認。只因爲要寫白話的人寫四書五經式的文

章決不可能。於是仍只有提倡文言。他們也知道復興文言文並不可能，但他們以為至少可以勉強人讀一點古書。『讀一點古書做甚麼呢？至多像他們一樣，自己陷在沒落的退潮裏，同時給前進的船隻一點輕微的阻力罷了。這是實在的情形，可是他們決不肯相信。他們的生活決定他們的意識，從他們的意識出發，去處理教育上的問題，不能不得到這樣的結論，就是把古書的內容和形式一古腦兒裝到青年的頭腦裏去。他們以為這樣做是最合理的，否則就對不起青年。我們不想做甚麼猜測，說他們別有用意，存着不好的心腸。但是，顯然的，他們沒有理會到人是常常跟着環境而有改變的，他們沒有理會到人的生活的改變從來沒有像現今這般的迅速和劇烈，他們更沒有理會到生活有了改變，而其他應當跟着一同改變的却停頓着沒有改變，在個人方面是多麼大的不幸。遭到這種不幸的人的實例不必到遠處去找，只要看我們自己就是，雖然他們決不肯相信。

如果他們的願望實現了，這就是說，在教育上，真個把古書的內容和形式一古

腦兒裝到青年的頭腦裏去了，結果怎樣呢？那是很容易想到的：大部分的青年不肯放鬆現實生活，對比下來，他們覺得現實生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立刻把被裝進頭腦裏去的丟了出來，像丟掉一個不足顧惜的爛蘋果。少數青年呢，或者因為特殊的關係，能夠寫幾篇像今年年初本市中學會考第一名所作的「讀義廉恥國之四維論」那樣的文章。丟了出來同根本不曾裝進去差不了多少，自不用說。只有寫得出第一名的文章的人給與提倡者一種安慰，然而這種安慰太微弱了。所以提倡者的失望是必然的，失望的因子就包含在他們的意識裏邊。

現今的在校青年說不定真會遇到這樣的一天，硬被人家「裝」這麼一下。只須看一些執着武器的人都在吶喊着「裝啊！裝啊！」而一班搖着鴉毛扇的謀士也從旁響應着「裝啊！裝啊！」就約略可知道一點消息。青年遇到了這樣的一天，對於古書的道理當然無所傾會，古文也一定寫不通。然而這並不是青年的重大的災難，至多使學校教育成為空白的一頁罷了。他們離開了學校，或者說，他們丟開了學校的教

調和課業，自會從現實生活當中建立他們的意識，寫通足以表現他們的意識的文章。寫通文章，途徑只在平讀書，這本來是很可笑的話。寫通了文章，而只像鸚鵡一般說些甚麼，這尤其是沒有意義的事。必須根源於現實生活，文章才真能寫通，寫來才真有意義。青年只要認清這一層，即使硬被人家「裝」這麼一下，也就沒有甚麼關係，好像我們的老祖母在我們耳朵旁邊念「多心經」「大悲咒」和我們沒有甚麼關係一樣。

最近幾位先生在「自由談」提出的「大眾語文學」，該是我們現實生活當中最切用的工具。胡愈之先生更給大眾語文學下了個內容形式都包括在內的規定。說這是表達大眾意識的文學，尤其使人容易辨認。除了執着武器的以及搖着鵝毛扇的，誰不是大眾裏的一個，誰不需要大眾語文學？被除外的少數人不滿意白話文，他們要回到文言，回到讀古書，依他們的道理講是不錯的。但是大眾也不滿白話文，他們覺得白話文太空泛了，單把「的了嗎呢」換去「之乎者也」毫無意義，文學必須

真能表達大衆的意識，才配在社會中間盡交通情意的職分。自然，大衆語文學須由大衆的努力，才得建立起來，教育家，語言學家，文學家等等尤其要特別努力。這些「家」中間有搖着鵝毛扇的，他們當然無望，我們只有切望着不搖鵝毛扇的那一批。今天（廿二日）看見中華日報的「動向」欄登載耳耶先生的「話跟話底分家」，剖析語文的所以差異，是一篇精密通達的文章。像這樣的文章，在「大衆語文學」剛被提出的現在，我們希望各「家」多多寫作。

不要上當

司馬疵

要真正能够負擔起掃除復古運動的「文言文」的任務，就只有適應當前大衆的需要，批判地來糾正五四式的「白語文」，同時努力地來建設「大衆語」。這問題已經有着許多人提出，而且正在熱烈地展開討論。這是對的。同時我們不要忘記，「文言文」雖是與封建的驕尸，相依爲命的東西，但是這畢竟只是封建的復古運動

的一種，封建在這加速的崩潰時期、死命的掙扎中，牠不但想復活「文言文」，使前進着的時代多少發生一些阻礙；同時凡是可以傳播牠毒物的東西，都在大量地採用。別的暫且不說，比如大家所要守護着的「白話文」和正在展開討論着的「大衆語」，實際上，封建這東西早已在那裏運用着了。現在的封建究竟比五四時代聰明，你以爲牠好像只是頑固地在那裏復興「文言文」反對「白話文」和「大衆語」嗎，其實牠却在同時不聲不響地穿着「白話文」和「大衆語」的花衣跑到大衆中播毒去了。而且是已經學會了帝國主義的方法在那裏進行着。「事實勝於雄辯」，舉一點例子在下面再說。先說帝國主義的吧。宗教是帝國主義奴隸殖民地的大衆的最好武器。聽見前輩說過，在滿清時代，教士們到中國來傳教，大都在腦後拖着一根長長的辮子。我們不要以爲他們是在學中國的文化，其實在那時拖辮子却是接近大衆的最好形式。

至於我們每天常常在街頭巷尾以及電車中，所看見的拉人，數傳單，散小冊子

的大都是中國的少女和老太婆之類，這當然更是進一步地接近大衆最好的形式。這都不是關於文學方面的事，且不管牠。說到繪畫和文字方面，從前我們小孩子的時候，所看見的耶蘇救人的圖畫裏的人物，都是洋人，這究竟發生不到多大的效力，現在有許多地方的畫圖，却已經改成中國人了。耶蘇也變成了穿長袍大褂的耶蘇。這也不管牠。關於文字，新舊約全書（聖經）和贊美詩則確確實實是用非常通俗的「白話文」譯成的。有些地方甚至於是用土話方言譯成。藏文還沒有翻譯過一本漢文的書，可是我却確確實實地看見一本非常完善的藏文的聖經譯本。不但流行，而且已經普遍。康藏雖然自己有着喇嘛教，可是基督教也有着相當的勢力。回文的譯本不說了，據說沒有文字的獐獐地方，基督教徒早已經學會他們的話打進去了。在廣東有幾個地方，據幾個朋友告訴我，他們在家鄉的時候，曾經讀過用羅馬字母拼成土話的聖經。據說讀羅馬字的聖經並不難，只消兩天學會字母的拼法，就可以讀聖經了。帝國主義究竟比封建聰明，他們老早就不但用着很通俗的「白話文」而且

已經用着大家所說的「大衆話」以及方言土話，以及羅馬字等等跑到大衆裏面去了！至於封建的欺騙麻醉，「文言文」自然是和牠相始終的重要工具之一，可是「白話文」和「大衆話」他們也在細心研究而且運用着的。張恨水之流的小說不消說。陳大悲最近不是用他所編的「觀音戲」在無線電播音麼。記得申報的廣告上大概這麼寫着：「非常曲折的情節，非常通俗的白話」。至於許多彈詞和小調之類，簡直是充滿着土話方言，許多連舉國畫上的說明，土話方言也是非常之多。各省有各省的大同小異的彈詞和小調，各種不同的土話方言也在運用着。大衆容易懂，大衆也就愛看。這是誰都明白的事。

說起播音，使我想起封建的工具之一的佛教。無線電不是現代藝術中最新形式之一種麼？然而在這瘋狂的復古運動聲中，每天在街頭，你可以在每家店鋪的門簷上聽出囊囊囊的木魚聲以及瘋狂的黃牛似的叫聲。這關於形式與內容的問題，現在也不談牠。佛教的最容易麻醉人的所謂「六字真言」：「唵嘛叭咪呢」，漢文的「

南無阿彌陀佛」則却是早在一般婆婆大娘的口中根深蒂固了。從前佛教出的經書，大家只能呆頭呆腦地照字唸字，可是現在他們新出一些刊物，裏面有詩歌，戲劇，小說之類，都在運用着「白話文」和「大衆語」了。究竟已經是否在各處採用着土語方言，我們還無從攷察；但在這瘋狂的「時輪金剛法會」之後，相信會有的。

總之，在這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快要完全亡中國的時候，爲了消磨民衆的反抗心，基督教和佛教之瘋狂，自然是意料中的事情。「文言文」就是在這基督教和佛教瘋狂的突擊中同時出現的，是同一復古運動的發動。因此我們不能輕視牠。不要單單看見牠的頑固和必然的沒落，還要看到牠不聲不響地在「白話文」和「大衆語」方面的運用，因而所發生的惡毒的影響。大家不要上牠的當。

至於「白話文」應該怎樣的糾正，「大衆語」應該怎樣的建設，「方言土話」是否就應該懷疑，「羅馬字」是否可以採用，這幾點，相信這許多熱心的作者一定有許多具體而且很好的意見。我所還想說的，打算在另外一篇文章裏再說。

開快車時候的一個備忘錄

耳·耶·

一，引言 「文言文，白話文，大衆語」這問題發展得真快，簡直不容許我從從容容地寫出我對於這問題的好些意見。假如我還慢條斯理地寫，不知甚麼時候，才能跟現在所提出的論點聯結起來。加以天熱，事多，人懶，筆笨，不但一天寫不出兩篇，甚至兩天寫一篇還很吃力。我底進行太慢了，我應當開快車，撇去許多暫時可以擱下或留幾天的文章。但是一方面怕自己忘了，一方面又怕跳得太遠，讀者摸不清線索，先來一個備忘錄。

二，文言文 文言文是跟封建制度相終始的。起於封建制度底繁榮，衰於封建制度底衰落，壽終正寢於封建殘餘的肅清。這裏有幾點解釋：第一，建封勢力雖也用話寫了文章來麻醉人；封建制度裏面，也會孕育「白話文」底萌芽，但是主要的